

“死人复活”的绝活儿震惊全场

6



张帆帆 著
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2009年的春晚,捧红了刘谦,也带动了全民的魔术热情。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,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。

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、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,引发官、匪、西方列强拼死角逐。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,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“大魔术师”。他的身世,却隐藏着惊天大秘密,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,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!

[上期回顾]

失踪数月的张贤高调复出,和悦客茶楼的李奉仁合作,把茶楼变成了魔术馆,开业之日引得无数人围观……

魔术小说

店里面乱哄哄地闹成一团,这一批进来的客人,多是些闲着没事喜欢到处凑热闹的街头闲人,没啥本事,就是有一张臭嘴,自以为见过的东西多了,说闲话少不了他们。

他们刚进来还都觉得好奇。只见悦客茶楼里面,硕大的一个戏台,不像传统的戏台呈品字形,边上带着护栏的,而是规规矩矩的挂着一面平台,戏台背面也没有挂着讨喜的花鸟鱼虫装饰,只是有数道单色的幕布,将戏台遮住了一半有余。前排雅座、后排茶桌倒没有什么变化,规规矩矩还是天桥茶楼、戏院的摆设方式,但四周点着无数彩灯,将房间照得通明的,的确比其他茶楼亮堂了不少。

可这些人落座以后,新鲜劲一过去,就闹腾起来,有叫嚷来点免费茶水点心的,有大叫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表演的,有四处乱逛乱摸想偷摸点什么东西的,反正是啥劣行都有。

只听“噶”的一声,整个店里面的灯光顿时全部熄灭。李奉仁心惊不已,暗道:“糟糕了!不会这时候还停电吧!”黑暗中,戏台下的众人更是叫嚷声、骂声一片,桌椅板凳乱响,已是有人站起身要走。李奉仁心想:“完了!完了!这下可完了!”

这时,又是“噶”的一声,只见戏台一角,突然有一团巨大的火光冒出,一个硕大的火盆随着火光,猛然出现。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火盆是怎么出现的,更没有看到这个火盆是怎么点燃的,这突然出现的景象,顿时让场中所有人为之一静。

又是“噶”的一声,戏台另外一侧再有一个大火盆被点燃。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的人,从白色纸屑中隐隐约约地浮现,

慢慢走了出来。来人朗声说道:“我是张贤!大家久等了!”

张贤的出场亮相,一下子就把所有人都震住了,哪个还敢狂妄放肆?众人迅速地落了座,一时间无人再敢多说一句废话,都是直直地看着张贤。

张贤见众人已经坐好,再鞠了一躬,一抬手,悠扬的音乐响起,随之有数盏电灯亮起,将戏台照得通明,一道幕布也紧随着拉开了。

戏台上幕布拉开,显出台上的摆设。只见戏台之上,摆着一个巨大的断头台,还有一张木桌,一把椅子,一个蒙面黑衣汉子,手持大刀站在旁。

众人不解这是何意,却已见到蒙面人向张贤走来,一把抓住了张贤的胳膊。张贤奋力挣脱,却像是挣不开蒙面人,让蒙面人拽到一边,用绳索把张贤绑了,按在椅子上坐下。

蒙面人嘿嘿冷笑,走到断头台前,一拉绳索,一道快刀落下,咔嚓作响。蒙面人将快刀升起,在断头台一侧摸出一根黄瓜,在刀锋上一划,黄瓜应手而断,表现这快刀十分锋利。蒙面人上前拉住张贤,把张贤推到断头台下,让张贤俯下身子,脑袋放在落刀之处。台下有人胆小,惊呼起来:“这是干什么,是要砍头吗!开什么玩笑啊!”

蒙面人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黑巾,把张贤的脑袋蒙住,然后大喊一声,拉动了绳索。只见那柄断头刀从顶部轰然落下,咔嚓一声闷响,顿时就把张贤的脑袋斩了下来!

“哇!哇!哇!”台下再沉得住气的人,见了这种情景,也都惊呼起来。台下乱成一片,而台上的蒙面人却走了几步,将地上裹着黑巾的人头捡起,慢慢走到

桌边,把人头放在桌上,拜了一拜,双手一解,已经将黑巾剥开。

张贤的脑袋紧闭双眼,面无表情地静静放在桌子上,可张贤脸上微微动了动,竟慢慢睁开了眼睛,死死地看着台下众人。

“啊!啊!菩萨显灵!睁眼了,我的亲娘啊!”台下的人叫成一片。

张贤眼睛一转,桌子突然平移了一尺,竟向着断头台而去。

放着张贤人头的桌子逐渐向着断头台而去,一直移动到身子的前方,才停了下来。身子的两只手就摸摸索索地伸到桌子上方,将张贤的人头抱住,又拉起黑巾,将人头慢慢盖上,然后双手把人头端了下来,把了一方位,对在脖颈的位置上。

啪的一声炸响,断头台下方浓浓的烟雾腾起,眼见的断头台断成了数片,轰然而倒,烟雾中张贤头上蒙着黑巾,站着身子,走了出来。台下众人这次反倒没有人说话,鸦雀无声。

张贤手提黑巾,哗的一揭,台下惊呼一片!只见张贤好端端地站着,笑脸盈盈,对着众人微微鞠躬,伸手一招,戏台一侧飞快地跑出刚才的那个蒙面人,把头罩一把揭开,正是李易。张贤和李易再次满脸笑意地向着大家抱拳行礼。

这次台下所有的人才终于明白过来,刚才他们看到的,只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魔术而已。可刚才的魔术,已经完完全全地把众人折服,再无赖不开眼的人,也都打心窝中赞叹不已。

民国时没有什么电视、广播加网络,几份报纸不识字的人也看不懂,更懒得看,所以天桥一带大部分的事情,都是口口相传。第一场演出进来的这些大嘴巴闲人,按现代的话来

形容,就如同上百家媒体一起炒作,不弄出个动静来才怪。

悦客魔术馆一炮而红,有大告示贴出来,一天只演上午、下午、晚上三场,而且保证十五天之内,四十五场压轴魔术,没有重样的。四十五场魔术,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大系,每系九个魔术,第一天三个魔术,上午的叫东甲之移魂守魄,下午的叫南甲之烟腾穿雾,晚上的叫西甲之炫彩夺目。第二天的三场魔术也有预告,分别是北甲之穿心拔箭,中甲之天降瑞兆,东乙之乱花迷眼。

“天桥奇人张贤再现,悦客魔术馆魔术惊人”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,传遍大街小巷。一时间悦客茶楼的门票成了天桥一带的稀缺货,一票难求。

悦客魔术馆开张的第三天中午,正是天桥一带最热闹的时候,有一队游街的彩妆队伍从旺风楼门前走过,吹拉弹唱,锣鼓喧天,高举着“悦客魔术馆”的大幡旗,呼喊着“张贤魔术精彩,爷们弟兄们快去看”之类的话语,好不招摇。

陈国气得七窍生烟,发誓要给张贤好看,召集了天桥的几个奸商密谋。

就在陈国他们要陷害张贤的时候,北平市段士章的大宅中,北平守备军司令周健行和北平市长冯文两入,正苦苦哀求段士章出面组织商界义捐,支援军阀内战。

段士章的模样一看就知道是个极不好招惹的人,快五十岁的年纪,满脸刀刻一般的横肉,满头灰白的短发,一根根和钢针似的,更显出他强悍霸道、藐视天下的气质。段士章要尽威风,才勉强同意了周司令和冯市长的请求,他的势力巨大,

是北平真正的土皇帝。

段士章带着刘管家去找四太太柳荫,谁知柳荫已经睡下,拒绝段士章进来,说话十分冰冷,尽管如此,段士章却一点都不生气,十分奇怪。

柳荫是段士章的四太太不错,却是段士章强娶的。柳荫平日素面朝天,却如同冰雕玉琢一般,美得动人心魄,恍如天仙。柳荫唯独喜欢魔术,段士章想方设法让柳荫开心,这才要求旺风楼的陈国四处寻找新鲜的魔术。

悦客魔术馆一大早就开始了售票,排队的人依然是人山人海,热闹无比,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。可票卖完了以后,上午的表演就要开始的时候,找麻烦的人便来了。

先是警察队长曹前奉命来检查悦客魔术馆的电力,张贤用读心魔术制住了曹前,这才得以顺利开演。其实曹前不是个坏人,只是不得已奉命行事,相反有些同情张贤他们。曹前是个光棍,一直没有找到媳妇,他到悦客魔术馆来,倒是一眼看上了李奉仁的女儿李娇。

接着,蹦二狗他们一群流氓来闹事,把悦客魔术馆折腾得不轻,幸好曹前出面制止,才没有闹大。就算这样,张贤还是陪了流氓一笔钱,这才又挡住一招。豁牙金他们尽管是无赖流氓,关公二爷还是敬重的,知道张贤这是“仁义”,心里不得不佩服,便送了一封匿名信,挑明捣乱的主谋是陈国。

陈国的阴谋毒招接连不断,张贤与李奉仁商议一番,迫不得已,只好关门大吉。而张贤已有其他安排,就是去找段士章,寻求帮助,可段士章怎会容易见到?又能怎么说服段士章,让他出面相助?

炮声中,日军拉孟守备队队长金光被活埋

10



余戈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1944年的夏季,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,7000余名中华男儿用鲜血攻下了滇西的松山,消灭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,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(团)的辉煌胜利。65年后,同为军人的余戈用最艰苦的正面进攻的方法啃下了这场战役,他以“微观战史”的方式,翔实地记录下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。

[上期回顾]

连日来的掘壕作业,为大爆破铺平道路,敌人的大碉堡被炸得飞离地面数米;面对顽敌,美军联络组的官兵强烈要求参加敢死队,以履行军人的天职;子高地之战,面对远征军的枪弹,日军在绝望中“集体自杀”……

纪实文学

在我军占领子高地,对日军主阵地形成分割的情况下,各团根据兵力确定目标,在整个战场上呈现出一种分片“承包”、各自为战的态势。

29日拂晓,第245团抽调兵力一部,利用我炮兵对巴高地堡垒掩蔽部破坏成果,一举突入,肃清残敌,敌遗体11具。此时我部分炮兵已推进到了子高地南侧,与阴登山炮兵形成交叉火力,对日军造成压制性打击。第308团也于午后强袭午、未高地之间的无名高地,占领了其南半部。

啃“硬骨头”的则是兵力较完整的第309团。

上午11时许,第309团第3营以丑高地为依托,仍以1个排兵力向寅高地搜索。13时,袭入占领,于是增兵1个连,以期确保阵地。不久日军猛烈反扑,经我炮火支援,激战到15时,将敌击退。到黄昏,日军又从斜面掩蔽部内冲出增援反扑4次,均予以痛击。黄昏后,第309团又增派两个连巩固阵地。

自午后以来,第309团一直与敌激战。29日夜,日军又纠集兵力连续反扑,到次日拂晓达7次之多。据守寅高地的第3营营长黄人伟腿部、耳部两次重伤,仍叫叫督战,不肯退下火线,使士气大振,终于在次日拂晓将日军击退,黄营长头部又负重伤晕厥,方脱离阵地。天亮清查人数发现,全营伤亡200多人,以刀伤居多,均是被日军刺刀刺伤、军刀砍伤。日军也遗体80多具。

据日方资料记载:

关山阵地被占领后,主阵地被分割为南北两块。士兵无日无夜,在战壕里嚼着沾满泥

土的草,勉强填饱肚皮后继续战斗。剩下为数不多的官兵们,每天都在盼望师团派兵来增援,总是丢不掉会有援兵到来的幻想。为此,都想活下去,都全神关注着阵地外友邻部队的攻势。有的士兵还产生了幻觉,发狂地吼叫着“听到友军的号声和轻机枪声啦”,冲入远征军阵地丧了命。

远征军炮弹使用延时引信,能钻入很深的地层再爆炸,对战壕和堡垒很具破坏性。主阵地最高点音部山,由于受到百日来的炮击,4米深的高强度战壕都被埋没了。29日中国远征军从关山阵地攻来,音部山又失守了。

且看当时担任传令兵的早见正则的回忆:

(29日)我奉真锅大尉的命令前往音部山,进入金光守备队长所在的战壕。传达完命令后,我敬了个礼,并说:“我回去了!”刚要走出副官的住处时,一发炮弹正好落在金光守备队长住处的顶上,那个战壕一下就被炸塌了。

金光少佐住在4米深的交通壕中,壕是一个L形状,L形地壕的转弯处还挂着门帘,最里面是金光少佐住的地方。只有一个洞口,再往里没有出口。战壕顶上落下一颗炸弹,炸塌了整个战壕,他人没有出来。当时我在入口处,也被炸起来的泥土埋到胸部,好不容易才爬出来。

这就是金光守备队长的最后时刻,他是被活活地埋葬了。

8月30日天亮后,第309团卫生员李文德抬伤员和死尸。据他回忆,伤员一般需要经过军医检验,确认死亡后,

卫生员们就把尸体拖到现在高地下的那个水塘里。那时候没有水塘,那是一个美国飞机炸的大弹坑,后来经雨水积聚就变成了水塘。在随后几天,李文德将拖下来的尸体摆在一起,有一人多高。仗打得激烈,那些死人的军装都没机会脱,武器装备也不拿下来,连臂章都没摘,就那样带着手榴弹,穿着衣服,扎着皮带堆在一起。那些日子,李文德从来没洗过脸,没换过衣服,每天拖伤员、死尸,两只胳膊袖子上的血都结在一起变硬了。“没见过那么多死人!”

据记载,在第8军攻打松山期间,全军3个师中,只有第103师投入了全部兵力,连师直属特务连和工兵连都伤亡殆尽,普通的步兵连,最惨的只剩下两个人。而李文德记忆的数字则更为感性:他所在的第309团卫生队,本应最为安全,但到后来40人中也只有八九个人没有受伤,光军医就打死好几个。战后,在水塘边专门为第103师建了一座阵亡将士公墓,立了一块墓碑。墓志铭记载,其下埋葬阵亡官兵46员,士兵626名,所理忠骸未及当日牺牲者数目之一半。因为,很多尸体都烈日曝晒、雨水浸泡而腐烂,有的则被炮火炸得踪影皆无了。

走进如今郁郁葱葱植被茂密的松山,有谁知道它曾浸透了血肉?

松山之上,最后和鬼子血拼的是一群被强拉来的壮丁

战役进行了这么长时间,远征军兵员消耗惊人。如今,还在战斗的,大部分就是

一群被国民党从遵义抓来的壮丁。

据资料,当时遵义是贵州的大县,有51万人口,按通常比例,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5万。抗战后期,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4.3万。可因为缺兵,军管区、师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已提高到每个月一千人,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。怎么办?只有乱抓,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。以前是“三丁抽一,五丁抽二,独子免征”,现在只要够条件就拉走,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。最早只是在乡下抓“黑脚杆”(农民),到后来,店铺的伙计也抓,工厂的工人也抓,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。为了躲避兵役,有的年轻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,把手指头剁掉。1943年,遵整师管区准备到一个兵工厂里抓壮丁,被厂方知道了,大门一关,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,结果工人当场被打死40人,接着又判了12个死刑,最后只“征”到了8名兵。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,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?但不送这些人去,又能有什么办法?要知道,到了1944年,就连抗战以来一直舍不得动用的大中专学生都已经纳入征兵之列,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从军,组建所谓“青年远征军”9个师,动员口号是“一寸河山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”。

而这批来自遵义的壮丁本来有两千多人,从遵义徒步出发,送到第8军文山驻地就只剩下1300人,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,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。壮丁们进了保山的第8军教导队,

就开始了短暂的战前训练。

松山上不断死人,第8军各团都急着补充兵员,教导队的教官就都成了“魔鬼”。他们的理论是:“新兵都是些老百姓,不对他们凶一点,狠一点,他们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,吊儿郎当,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、遵守纪律的习惯?在这里太客气,让他们把心放宽了,日后进了部队,遇到厉害的带兵官,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,到时候手里有武器,一旦生了反骨,就容易打黑枪、闹哗变,后果不堪设想……”常言道,慈不掌兵。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,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“死”字,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。”

所以,新兵营里几乎天天死人。那些训练中犯了过错的新兵,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,严重的则被拉到操场边上,“砰”的一枪就毙掉了,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。等到开始练习实弹射击,靶场四周就架起了机枪,这是防备新兵发枪后借机哗变。在这样的氛围下,人的心情十分紧张,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。正在上子弹的时候,“砰”的一枪,因操作失误,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。新兵们惊慌失措,吓得四散开来,谁也不敢站在前头。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,劈头盖脸一顿猛揍:“怕什么!今天不死明天死,上了战场都一样,你不打死我,我就打死你!”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,继续射击……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,死了人也无所谓,都在血泊上继续打枪。

谁能想到,后来爬上松山跟日本鬼子血拼的,就是这些可怜的壮丁们!